

潛研堂文集

三

詠
子
和
齋

PDG

潛研堂文集卷九

嘉定錢大昕

答問六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

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
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
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
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
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
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
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予陷盾後
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
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

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旣
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
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
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
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
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
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
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
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

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詒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

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
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
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
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
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
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
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
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
疏之文而語類荅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

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
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
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
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
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
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
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
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
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

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

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
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
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
何平叔俱不取

問愼而無禮則憇憇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憇當
爲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
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鰓蘇林讀如愼
而無禮則憇之憇認正字鰓假借字憇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將聖之義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斌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邽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

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僖三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蓋宣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

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緌飾孔安國云一人曰緌三年練以緌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緌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緌則緌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緌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緌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緌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緌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緌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緌不作緌矣攷工記鍾氏三

入爲纁五入爲緌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證五入爲緌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緌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緌許氏說文無緌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緌纁爵三者同物

徐鉉校說文附

人緌字不知纁卽緌也澆濶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

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

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緌紺緌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緌飾也

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縗微黑爲縗淺絳爲縗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縗字又改注文之縗亦爲縗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縗爲縗又云一入曰縗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
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
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拯乏之事何所據
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
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
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
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
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

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
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
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
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
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
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
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
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

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